

第十二章 誰是誰的人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在入暮時分，膠州的城門早已關了，所以範閑後來的那道命令其實有些多餘。不過城中既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，這麼嚴重的衝突，吳格非知道一定要小心處理，不然讓城外海港上的那一萬水師官兵打進城來，自己的老命也極難保住，所以他嚴令自己的親信屬下上城看防，注視著港口那邊的動靜。

同一時間，膠州府的衙役與州軍們也在城中進行著偵查與搜索，雖然朝廷是來調查膠州水師的問題，可是提督大人被刺...總要把那個刺客找到，說不定能挖出一些更深的隱秘。

當然，吳格非希望自己永遠都接觸不到那些恐怖的隱秘，他揉了揉有些發幹的雙眼，澀著嗓音對範閑匯報了城中的情況以及城外的動靜。

範閑點點頭，對於這位知州大人的反應速度表示滿意，如果沒有這位知州大人配合，自己要想控制住提督府，把水師一幹將領軟禁，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

他溫言勸勉了幾句，便讓這位知州大人暫去歇息，吳格非卻是連道不敢，心想連您這樣一位皇子都在熬夜，自己怎麼敢去睡大覺？更何況提督府裏的局勢依然有些曖昧不清，誰知道這一個漫長的夜裏，會發生怎樣意想不到的變化。

見吳格非堅持陪在自己身邊，範閑翹起唇角笑了笑，輕聲問道：“是不是在擔心城外的事情？”

吳格非一怔，旋即苦笑道：“常昆提督執掌水師已逾十年，帳下盡是親信心腹。在下級兵士中的威信也是極高，今日他蹊蹺死去，而大人也將水師上層將領軟禁，事情如果傳到海港處...隻要有幾個有心人從中挑撥一番。那些漢子們隻怕都會嗷嗷叫起來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：“本想著拿下常昆，讓他出麵將水師安撫下來，誰知道竟是被人暗殺了...他冷笑道：“對方倒真是好手段，如此一來，便讓朝廷與水師之間產生了這麼大一條裂縫，叫本官好生為難。”

這說的自然是假話，常昆是他殺地，如果常昆不死，想要收服水師，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隻是既然在栽贓。當然要一直栽贓下去。

“接下來怎麼辦？”吳格非微微倚著身子，疲憊請示道：“風聲總不能一直瞞住，而且朝廷辦案。總要將旨意傳入軍中。”

範閑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不知道自己的計劃能不能順利地進行，在他原初的計劃中，先殺常昆，接著拿下常昆地親信。用監察院的手段拿到第一手的供詞，然後借助仍然忠於朝廷的水師將領重新控制住局勢，再在水師中尋找到東海之事的證據。將這個案子辦成鐵案，用鐵血手段震懾住那些心有異誌的水師官兵...

可現在的問題在於，水師將領中，自己究竟應該相信誰？監察院的情報其實在很多時候並不能全信，至少不如當麵的心理交鋒來的可靠。

在這一剎那裏，範閑很想念遠在京都地小言公子，冰雲若在自己身邊，一定會布置出一個更完美的計劃，而不會像自己這樣。站在提督府的夜色裏，對著水師一幹將領卻是不知如何下嘴。

範閑坐在石桌旁，微微皺眉，下了決心，揮手對身旁地青蛙作了個手勢。

青蛙一愣，旋即領命而去，不多時，提督府後方的柴房裏，便響起了一陣陣淒厲至極的慘嚎，若有耳力驚人者，也許還能聽到烙鐵落在人肉之上的哧哧聲，骨頭斷裂的聲音。

吳格非麵色如土，知道監察院開始用刑了，聯想到傳聞中監察院那鬼神共懼地手段，知州大人的手抖了起來，卻是強抑著緊張與害怕，奮勇建議道：.....大人，此舉...隻怕不妥。”

範閑明白他的意思，此時提督府內還有許多水師之人，自己如此光明正大地用刑，隻怕會激起公憤，不過...範閑本來就是存著這個念頭。

在暴力與屈辱的雙重作用下，水師將領們要不然就是憤火地發出最後的吼聲，要不然就是被嚇得心肝亂跳，向自己坦露出最深層的心思。

事情果然如吳格非擔心的那樣，被軟禁在提督府裏的水師將領們聽著這慘嚎連連，都走出了自己的房間，麵帶憤然之色盯著範閑。

範閑卻是看也不看一眼，說道：“原來諸位將軍都還沒有睡，有沒有什麼話想說的？”

正說著間，忽然聽著提督府外麵也鬧了起來，聲音漸漸傳入圓中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範閑皺了皺眉頭，問道：“怎麼回事？”

夜已經這般深了，提督府早已被重重包圍了起來，壽宴上的事情也被封鎖住了，外麵是些什麼人？

吳格非抹了抹額頭上地汗，吩咐一名衙役出去看了看。那名衙役回來後，帶著一絲為難之色稟報道：“是將軍們家裏的人。”

原來消息雖然封鎖住了，但水師畢竟常年在膠州經營，仍然有人想方設法放了些風聲出去，尤其是此時早已夜深，那些將軍們的如夫人與小妾們發現自家男人始終未歸，自然有些擔心，又收到那些風傳的消息，雖然不知是真是假，卻依然還是派人來接人。

範閑笑了笑，旋即又想起被自己留在大廳之上的那些富商代表與江南的商家，心想果然是瞞不了多久，隻是希望城門關了之後，港口那邊的反應能夠慢一些。

吳格非有些為難地看著範閑，而那些將軍們則是麵色有些複雜，他們也沒有想到自家的那些女人們竟然有這麼大的膽子，心裏也在納悶，是誰放出的消息呢？

...

“既然都來人接了。諸位將軍都回吧。”

範閑地這句話，讓場內所有的人都傻了眼，不是要軟禁嗎？怎麼就這般放了。

範閑輕聲說道：“本官是奉旨查案，既然黨驍波已然自暴其罪。那些隱藏在水師中的惡鬼也都跳了出來，諸位將軍隻不過是受了牽連，本官自然不會難為。”

這些將領們麵面相覷，不敢相信自已聽到的是真地。

“回吧。”範閑微笑著說道：“雖然本官急著與諸位將軍談心，不過總不好得罪了諸位嫂夫人。”

膠州城內無正妻，都是這些水師官兵們討的小老婆甚至是姘頭，範閑這般說著話，反而讓這些將領們有些尷尬。

而此時，柴房內黨驍波與那幾人的慘呼聲又響了起來。

外麵的婦人們似乎也聽著了，帶著家丁們高聲喧鬧了起來。

一時間。提督府內外，好不熱鬧。

將領們帶著狐疑不安離開了提督府，但知道膠州城內一定有監察院的無數雙眼睛正盯著自己。自己不要想著與城外的水師聯係，就算聯係上了，日後也根本無法向朝廷交代。

至於範閑最後說的那句話，更是深深地落在了將領們的心中。

談心...這也是要先後的，提司大人是給了自己這些人一個回到朝廷懷抱的機會。就看誰搶先深明大義，來向提司大人坦露心跡吧...

各懷鬼胎，各有心思。這些將領們離開了。

...

吳格非不知道範閑在想些什麼，也不好多問，隻是加強著膠州城地防守力度，在離開之前，最後小心李翼說道：“大人，最好不要太過激化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就今天晚上吳格非的表現來看，戶部對他的評價有些偏低了，或許是常昆在地緣故。這位知州大人

一直沒有表現出與他能力相匹配的水準。

範閑是不會殺黨驍波的，這是東海滅口一事最大的證據，日後自然要押往京都。

連膠州城裏的那一幹娘們兒都知道監察院控制了提督府，知道了提督常昆身死地事情，知道水師方麵遭受重創，知道自家老爺們自身難保。

那被範閑強自掩蓋了不久的消息，自然也馬上傳到了很多人的耳朵中。雖然吳格非手下地州軍在看守著城門，但是水師自有他的渠道，黨驍波事先放出去的那個人，終於成功地通過了封鎖，沿著城外的一條小路，悄無聲息地接近了海港。

他看著遠處港口的點點***，心裏激動不已，他雖然不知道黨驍波已經被監察院拿下，但清楚水師正麵臨著誕生以來最大的危機，隻要能夠進入營中調兵，將整個膠州城拿下，就能保住水師將領們的安全，至於事後如何處理...那是大人們應該考慮的問題。

可惜的是，離水師營帳還有數百丈地時候，他忽然感覺到地麵震動了起來。

沒有聲音，但身後有人。

他回頭，卻沒有看見人，看見的隻是十餘騎全身黑甲的馬兒，直到這些馬兒近了些，才發現這些馬兒的身上都騎著渾身黑衣的騎兵。

在夜色之中，那些黑甲反映著天上幽暗的月光，仿似帶著一絲死意。

他瞳孔微縮，身子顫抖了起來，這是黑騎，監察院的黑騎！

...

頭顱飛上天空，鮮血噴出腔孔，這名水師校官直到死亡前的那一剎那，才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愚蠢，監察院既然來收拾水師，怎會不帶著那天下皆懼的黑騎？

荊戈的臉上仍然罩著那塊銀麵具，他冷漠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屍體，對身旁的親衛荏了點頭。

那名親衛一扯馬韁，反身而去，站在山坡之下做了幾個手勢，隻是此時夜色如此深沉，月光如此黯淡，這些命令誰能看得見？

但當他的手勢落下之後。在膠州城池與海港水師駐地之間的那道矮梁之上，忽然便如雨後的林地一樣，生出一排密密麻麻地事物，看上去有一種莫名的美感。

都是騎兵。在山梁之上一列整整齊齊的黑色騎兵，就像幽靈一樣安靜待命，陣勢所列，正對著遠方水師的駐地。

陣勢紋絲不動，也不知道這些騎兵是怎樣控制著身上地馬兒，竟是沒有發出一聲馬嘶，便連馬蹄也沒有胡亂刨地。

而水師裏的上萬官兵似乎一無所覺。

荊戈領著身後的十騎親衛，冷漠地看著水師駐地方向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還有半刻。”

他身後的親衛們單腳扣著馬蹬，開始給弩箭上弦。然後整齊劃一地緩緩抽出直刀，左弩右刀，這是黑騎的標準配製。

荊戈的眉宇間閃過一絲煞意。他奉範閑之命在城外負責阻止城中將領與水師官兵之間的關係，但連他也沒有想到，水師將領們應對奇快，便在黨驍波讓那名校官出城的同一時間內，竟還有很多水師將領做出了同樣的選擇。

雖然在這道矮矮山梁的前後。黑騎已經狙殺了七個人，但荊戈也不能保證有沒有水師地人穿過了這條封鎖線，進入了水師的駐地。

遠遠注視著港口的方向。荊戈地眼睛眯了起來，麵上的銀麵具帶著冷冷的光芒，水師駐地已經動了，***也比先前亮了少許，看模樣那裏的兵士們已經知道了城內的消息，想必正有幾個擅於煽動地將領，正在誘惑著水師的士兵去攻打膠州，去救出那些早已經死了的人...讓這些士兵去送死。

荊戈沉默地等待著那一刻，他知道水師不是鐵打地。對方頂多隻能調出兩千人，這是提司大人事先就已經算好了的事情。

四百黑騎對兩千不擅陸戰的水師官兵。

荊戈忍不住搖了搖頭，都是大慶朝的子民，都是大慶朝的將士，自己其實並不是很願意去屠殺對方。

範閑不知道城外的緊張局勢，但他能猜到，水師方麵應該已經有所動作了，黑騎的突殺能力天下無雙，尤其是在夜裏，應該沒有人能夠對膠州城產生威脅。望隻是夜已經深了，如果等到天亮，自己仍然不能讓那些水師的將領們出麵收攏人心，一場更大規模的嘩變隻怕難以避免。

所以在為黑騎擔憂地同時，他坐在提督府內，帶著幾絲嘲笑地等待著那些將領們的再次歸來。

就如同品階的順序一樣，第一個回到提督府的將領，是那位水師的第三號人物，這位年過四十的將軍很直接地在書房裏對範閑下跪，表達了對朝廷的無比忠心，對於常昆逆行倒施，叛國謀逆的無比痛恨，以及對於提司大人連夜查案辛苦的殷勤慰問。

這個表態讓範閑很欣慰，不枉費他在這個夜裏做了這麼多事，布置了這麼久的心理攻勢。

隻是後麵的談話讓範閑有些惱火，這名姓何的將領雖然在水師中的地位頗高，可是他也自承，在沒有常昆與黨驍波的情況下，自己要完全控制住水師，也是件很困難的事情。

尤其讓範閑憤怒的是，這位何將軍很直接地表達了不願意第一個站出來的意見，因為在當前的情況下，誰要是第一個站出來，肯定會獲取水師官兵們最直接的怨恨，日後再想掌軍，恐怕會出極大的問題。

而範閑的問題在於，麵對著這個老不要臉的，自己卻不好太過凶惡。

因為這位何將軍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道：“大人，本將一直隨著大殿下在西邊征胡，來膠州不過半年時間，對於水師中的事情，確實不怎麼明白。”

得，搞了半天原來是大皇子的人，範閑心裏歎息著，監察院的情報雖然有這個說法，但對方已經死皮賴臉的表明了身份，自己再怎麼著，也得給大皇子一個麵子。

接下來，陸續不斷地又有將領回到提督府，向陛下表示忠心，向範閑表示慰問。同時小心翼翼地取出相關佐證，來說明自己的派係以及所站的位置。

這些將領都不是常昆的親信，也不是長公主安在膠州地釘子，可問題在於。也沒有誰願意站出來替範閑解憂扶難，因為事情確實太大，為了他們自己的前途，為了他們身後的主子，他們更願意暫時保持著沉默。

之所以會來與範閑談心，不外乎是他們也害怕範閑惱怒起來，像對付黨驍波一般把自己抓了起來，還安自己一個與匪勾結，叛國的罪名。

各自有派係，有靠山。而那些靠山在京都裏與範家都有或深或淺地關係，範閑總要給些麵子。

範閑不用給長公主與東宮的麵子，可是這些人的麵子要給。

“大人。我是任少安的遠房表叔。”

“大人，下官是秦老爺子的...”

“大人...”

當一名控制水師後勤的副將神秘兮兮，卻又尷尬無比說道：“大人，我姓柳...”時，範閑終於爆發了。這就是慶國最強大的三個水師之一？

他根本沒有想到，隻是一方水師，內部的派係山頭關係竟然是如此的複雜。姓柳？你和我後媽的親戚關係，先前怎麼不說？範閑憤怒著，將這廝趕了出去，卻不讓他離府...既然是拐著彎地親戚，這出麵當奸人的戲碼，你不想演也得給我演！

今夜對於範閑來說，最大的好處就是知道了，軍隊原來也不是一塊鐵板，內部地事情竟是這樣的複雜。有宮裏的

人，有前相府的人，有老秦家的人，有門下中書地人。都不好下重手，可這些人都油滑的厲害，也不願意跳出來當範閑的刀。

範閑最後他挑出了兩個人來當自己地刀，同時讓最後的那個人走了進來。

他並沒有看那個人，隻是在想著自己的心思，心裏不禁有了一絲怒意，最後他選定的那兩名將領一個便是柳國公府的人，一位是嶽父大人當年的關係，反正關係最親近，由不得他們跑。

範閑自嘲地笑了笑，軍隊裏竟然成了這般模樣，成了朝廷裏那些大人物安排就業的所在，如此繼續下去，便連軍中也變成一片腐爛，慶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戰鬥力還能保存下來幾成？如此的軍隊，又如何能夠保境安民？

常昆確實不是什麼好人，可是這些將領，以及這些將領身後地人又算是什麼呢？

他譏諷十足地看著最後那名將領，知道對方乃是水師的老將，在軍中頗有幾分威信，卻不知道他又是哪家的人馬，不由嘲諷說道：“敢問這位將軍與朝中哪位有舊？林相爺？舒大學士？還是說秦老爺子？不要說是院長大人和我那位父親，我是不會信的。”

範閑在心裏歎息著，觀水師一地，便知如此下去，慶國真是要軍將不軍，國將不國，兵者乃國家大事，讓門生故舊於軍中撈好處，這些人怎麼就這般無恥呢？

那位將軍站在範閑身前，麵色微微一凝，旋即微笑說道：“少爺，下將是您的人。”

範閑一怔，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，雙眼微眯，說道：“你是誰的人？”

那位將軍麵不改色，微笑重複說道：“下將是您的人。”

範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心中湧起一股荒謬的感覺出來，自己先前還在大義凜然地怒評朝臣，這怎麼便一拳頭卻砸到自己臉上了？

隻是在自己在軍中一直沒有心腹，陳萍萍和父親也被皇帝盯得緊，就算他們安插了人手，也不可能不告訴自己，所以範閑眯著眼睛，打量著麵前的這人，忍不住又問了一遍：“你到底是誰的人？”

那名將軍第三次重複道：“我是您的人...”他很恭敬地說道：“和所有的人都沒有關係，我隻是您的人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